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然訂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
○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

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疏義達善從惡所以為邪僻之謀。為視之使人甚病也。

麟按集傳用叶于封反。疏義使人人字即經文我視我字。集傳

視其其字即上文使王王字。○字彙用又叶以中切音庸。易乾

初爻勿用叶潛龍。列于天地無全功叶萬物無全用亦同。○古

義沮讀如組。總古翻與土俱磨韻。從用印冬韻。印趙頤光云當

通作窮窮之為言困也。故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訛也。具俱虛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疏義。滄滄相和。訛訛相訛者。面相和而背相訛也。同而不和其慮深矣者。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

輯錄謝氏曰。習俗如此。亦甚可哀。

大全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麟按集傳哀叶於希反底叶都黎反古義支韻

○我龜既歇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則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歇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鄭箋猶圖也

嚴緝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歇之不復告其所

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麟按：黃文裕曰：發言盈庭。即所謂謀夫孔多也。誰敢執其咎。謀之所以不成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如此文裕又曰：誰敢執

其咎所謂不行不邁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庭，所謂坐謀所遊也。是用不集，所謂是用不得于道也。集傳猶字承下之意。如此告猶之猶，叶于救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道叶徒候反。古義宥韻。○沈無回曰：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猶煩潰之象，非真屢卜也。以起下句耳。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

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鄭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孔疏。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醒賢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六帖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此句法。盤康殺越人于貨亦同。

麟按。不潰于成。謂成其室。始不得于道可見。

守至元白
大
下

○國雖靡止或醒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
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醒通明也盬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
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醒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
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
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醒哲謀肅艾
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必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疏義或醒或否言是非明著可見也○能別醒否則不惑邪謀
矣能用哲謀肅艾則是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

矣。○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德。○按書肅父哲謀。聖蓋以五行為序。故與此不同。

大金慶源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為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父者。為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曰。

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
肅。言之德從而作人。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
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
則便文以叶韻耳。

通解或聖或否。語氣還重聖字。其意蓋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
夫豈皆否者哉。

講意靡止。即上謀夫孔多。發言盈庭。國論不定之意也。或聖或
否。言雖未必其皆聖。亦未必其皆否。而衆言之中。固自有聖人
之可從者矣。靡靡是飢饉薦臻。戶口虛耗之謂也。聖哲五者皆

是人之善。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六帖貌恭則氣象嚴整。誓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人順。故人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五事之德。王如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啟沃。哲者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人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如彼句。就賢人言。王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屏棄。斷喪於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乃淪胥以敗乎。敗謂國事也。○徐士彰曰。朝廷之謀議。閔社稷之安危。謀時之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稭議。故治河之

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議之者非一人，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啟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國亡家之禍孰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麟按六帖止否。廡謀為一。叶。艾敗為一。叶。然集傳止否一。叶。廡謀一。叶。艾敗一。叶。凡三轉韻也。否集傳叶補美反。廡集傳音乎。釋文疏義大全俱火吳反。釋文又云靡廡。韓詩作靡。臝猶無幾何。疏云王肅讀為憮。喜吳反。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謀集傳叶莫徒反。艾讀如字。○字彙臝謨杯切。音枚。胎始也。憮又荒胡切。

音呼大也。巧言亂如此。無同艾。牛蓋切。音礙。然此以又治為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魯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疏義惟其惑之，而不知不斷之為害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

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六帖張叔翹曰：莫知其他，固是指喪亡之禍。但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完、弁闕、鳥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

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

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

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

為相戒之端。

通解言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

昔之先人乎。見物既然。人不可以不然也。

麟按此與集傳說上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實

言之故為另轉疏義謂二句與四句者非是○天集傳亦叶鐵
因反先人二人則俱謂父母也古義真韻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
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
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
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
戒首以為說

嚴緝今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久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豐城朱氏曰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通解敬儀且須濶說而歸宿於不為酒困

麟按集傳富叶筆力反又叶夷益反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素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
 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素。蠃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
 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
 以不惟獨善其身。又常教其子。使為善也。
 疏義庶民采之言。民皆可采也。似之使之似已也。○此章既以
 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大全釋文曰：螟蠃，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窠，謂槿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孔青蟲，教祝變成已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槿音璉，祝音呪。

麟按名物疏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以章以四句，興二句，然實以兩意興兩意。○集傳采叶以禮反，負叶蒲美反，似叶養里反，古義紙韻。

生○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操。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鄭箋題之為言。視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

嚴緝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自暴自棄者乎。

通解。邁與書邁。種德之邁。同。當訓行。征與易彙征之征。同。當訓

進日行月進。正是各務努力處。

麟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然在原當主行則搖。以處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哉。填寡。空岸。空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殺。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瘕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行。鄉亭之繫。曰行。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空岸獄。今則空岸空獄矣。言玉不卹鰥寡。喜隨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

另轉

之甚

孔疏素尾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大全埤雅曰素尾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新新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六帖空字字意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麟按檉粟亦點景語不必自言貧窶之甚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墮也。
輯錄謝氏曰：温温而恭者謙和之人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

大全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柔恭致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麟按：始輔氏說。則前篇末章之不敢暴虎馵四。亦謂它人戰戰

兢兢三句。則自謂也。疑是一人之作。○上言災起無妄而謀之於神。則畏途局脊亦云甚矣。然末章卒求朏法于慕人。小心故知巧於趨避。君子亦終置勿道也。○敬慎尤立身之本。在謹儀教子之上。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請者詳之。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鴛，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鶉鳥。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殺，善懼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鴛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鴛斯之不如也。何幸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常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毛傳：鴛，卑居卑居，雅鳥也。

釋文：卑，本亦作鴛，同音匹。又必移反。

孔疏：鴛，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此鳥名鴛而云斯者，語

辭猶慕彼蕭斯。苑彼柳斯。

既義物得自如。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大全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欵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通解。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謂獨得罪于

父而愛也。

麟按言羣飛安閒則無一與焉之不安矣。民莫不殺而我獨于惟是生人之類有不齊也。此反興之義。○集傳疏義大全後四句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絃音異。解亦同也。但始巧言末章例。則謂通章一韻者。當以斯提。懼伊之為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

○淑淑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興也。淑淑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愁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

寐曰假寐。疾猶疾也。○淑淑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既。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大金壘山謝氏曰。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疾如疾首。頭痛毘巨。

忍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鳥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麟按集傳草叶以苟反擣叶丁口反老叶魯口反皆以就首字也古義有韻

○維素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素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謂梓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

氣末屬也。離廉也。衷心腹也。辰猶時也。○言父母所植尚
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
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
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孔疏。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人體皆
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
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
之氣。歷母而生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
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疏義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興

麟按集傳母叶滿彼尾在叶此里反我辰安在魯詩世學作我

辰曷以必附會也古義紕韻

○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莞○茂○威○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淮○溪○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

也○○莞○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淮○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

獨○見○棄○逐○如○舟○之○流○於○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

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詩經卷之八

鄭○變○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浹○而○勃○生○萑○葦○言○大○者○之○有○無○所○不○
容○

嚴○緝○言○物○皆○有○所○依○也○

疏○義○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
舟○而○無○可○止○息○之○處○矣○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六○帖○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麟○按○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及○興○二○句○七○八○句○另○轉○觀○集○傳○各○
用○是○以○字○可○見○局○大○全○叶○居○氣○反○魯○詩○世○學○叶○居○偽○切○古○義○

真○韻○

○廉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唯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唯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

何也○廉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唯亦知求其妃匹今我

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孔疏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唯說文云唯雉鳴也雉鳴而句

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唯廉不言牝原言足遲為得之之勢

獸走故以唯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

疏義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所

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如物而起興。六帖壞木無枝。即穀伸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友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恐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友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說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呂記王氏曰。兔見追逐而投人。人宜利而乳之也。乃或先之使
得辟。趙劉氏曰。兔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
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嚴緝行路之危人。初非視識。乃或瑾埋之。使免暴露。

既義以不忍之心。與忍心。又以待至親。不如待疎賤。起興也。

麟按。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讒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
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為佳。不然詩可以怨。非
其指矣。且信讒字在下章。尤不可露。集傳先叶蘇晉反。

○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矣。析薪施矣。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醕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說是聽如受醕。爵得即飲之。會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安控析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諧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孔疏。酬酢皆作酬。此作醕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說即

受而行之。知是旅酬。非奠酬也。伐木而言倚。是畏木倒而倚之。明倚其巔矣。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枕。明隨其理。枕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佗。加此佗。謂佗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疏義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不如處物起興。

六帖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醑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于讒言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故曰人

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今乃受而不舍。如石投
 水。泛焉不疑。如土委地。莫然無間。全無阻却。推委核實。考驗之
 意。故曰如或醜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伐木
 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
 麟按集傳。疇叶市救反。椅叶居何反。柅叶俱叶。湯河反。古義醜
 究宥韻。椅柅佗歌韻。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
 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

賦○四句○會意辨○句○句

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似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巖緝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

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
由。以言恐屬耳垣。墻者將窺伺意。驚而為說也。我已被說見。遂
不可解矣。但慮說人不已。將敗我家國事。故謂外人無泄我梁
無發我筭。猶顧念家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
容何暇惜後事乎。

大全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邪。朱子曰。此只是賦。
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
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空曰
之。遂雖主於褒。如伯服之說。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

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逃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為微言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麟按集傳或涉其巔。或入其窟。當在耳屬於垣。處補出大意言。

莫○高○匪○山○則○宜○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宜○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
○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以○于○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例○字○有○假○借○而○實○為○正○說○也○末○為○決○絕○亦○是○望○之○之○極○處○非○是○
○愬○也○與○谷○風○語○意○悉○同○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白○後○得○褒○如○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說○黜○申○后○遂○宜○白○而○宜○白○作○此○以○自○然○也○序○以○為○太○子

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
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
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弁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

大全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攷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詩。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詆而推之耳。又曰。弁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愬然無情也。愬然無情者。視

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恥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牽之事望之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春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春皆甚也。慎審也。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以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麟按集傳前後以且辜憮為一韻五六以威罪為一韻威叶紆

冒反。去殺字彙。又音畏。古文尚書注。古威畏同。天威。渠枕。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威。注亦云。讀者亦依尚書作畏。○古義且。辜。撫。虞。韻。威。罪。賄。韻。七。八。同。三。四。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

而納之則亂庶幾過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說者蓋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說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凌亂成。

麟按：僭始之僭，惟呂記魯詩世學通解本作譖。餘俱作僭。然大。全僭側蔭反，則亦讀如譖也。字彙又側禁反，音譖，與譖同。但其字為僭，作僭與僭俱非。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齊莊公

卷之六

三

三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
說人也。餒，進功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
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說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說言
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說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大全聖音即韻注曰疾也。

麟按此章盟與長叶盜與暴叶甘與餒叶共與邛叶八句凡四
轉韻。盟叶謨即反長本上聲叶直良反也。盜言孔甘二句注難

與上四句作三平說然仍四句一截解則此二句自帶下文為
 一串語氣須有斟酌○有疑則盟屢盟字當與信字對又注云
 不能已亂承亂庶過已也作與賢者屢盟為長○以讒為盜疾
 之甚也長暴餒各始上字義映帶佳止共止字盡心竭力之意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濯濯薨兔遇犬獲之
 興而此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濯濯跳疾貌兔狡
 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
 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濯濯薨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

詩經

卷下

二

大

興比以見說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說人之心。故列道
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孔疏說人為說。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
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
立之。彼他人而有說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濯濯然者。流疾
之狡兔。過值犬則能獲得之。○四事以尊卑為先後。犬猷雖是
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
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閔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過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玉肅云。言其雖騰躍。迤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麟按此章箋。深四事。說最妙。雖主在詭人。而語只平敘。大段六義。亦是後人看出名目。不必古人以先興後比。硬為一體。拘拘也。但它人句在上。而躍躍句在下。則理無始。應故判前為興。而判後為比耳。今或不能遽信此說。亦當於詩人雋永。另進一解。

若憲繩鑽紙了無出路。即讀書一事且沒交涉。○集傳獲叶黃
郭反古義藥韵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身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
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
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
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
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

人之謂與

既義柔本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說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以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與。

輯錄解頤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善言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巧言也。

增釋吳師道曰：蛇蛇安舒，正對頽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頽豈得不厚乎？上章第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說人之情。此章第三句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說人之狀言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愴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

麟按。孔疏。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遠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般相應。和亦通。○集傳。樹叶上主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吾吳中。方言。歎或讀如泰。是與樹叶也。又古義。樹數磨韻。口厚有韻。則亦不必有孔五胡五之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尫。爾勇伊何。為猶得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說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疥瘍為

微腫足為癘。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說口交關。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癘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說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後。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釋文。糜本又作渚。胛戶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

孔疏言此人脚胛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腫之疾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居下濕之地。生微腫之疾。疏義為惡者弱。黨惡者實。是亦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辭。

大全虞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易驅除特王
不悟耳者是也

六帖以章玩朱傳居河之滿三句是一意既微且隳三句是一
意末句總承二意言之然凡詩體皆以二句為節如此章亦只
空臺臺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破碎以就其說也傳注中亦多
錯經解義讀者自當融會大旨不宜固滯

麟按此章亦以通章為一節疏義大全階叶居溪反幾叶居希
反是也伊幾叶亦在兩何字之上六帖以此與小弁首章俱以兩
何字叶者非是此章以二句一節讀則四段俱是鄙之之辭

注中雖無拳勇之雖字及是必有助等非語氣也。然河湑微燼特為形容以見賤惡亦非實事。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樂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譁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

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攷，未敢信其必然耳。

孔疏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編簡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以子為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

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麟按集傳、艱叶居銀反、

可、○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從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

詩經說約

卷之五 小雅

七

我東也

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此禍。今乃遊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於人者。以於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講意末二句。只承不入唁我。不必兼譖已說。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諱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大金廬陵李氏曰堂塗者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真韻○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苦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麟按集傳風叶孚陪反與蒸氏穆如清風同南叶尼心反與燕燕遠送於南同古義侵韻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肝
賦也安徐違暇舍息亟疾肝望也字林云肝張目也易曰肝豫
悔三都賦云肝衡而誥是也○言爾平持徐行猶不暇息而况
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
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講意首四句○只要出非急行三字末二句來字指逝梁之時說
麟按舍集傳叶商居反字彙一音舒古義魚韵注引肝衡而誥
誥告也通作盱衡而語誤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麟按易集傳叶以支反。字彙一音怡。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與此叶同。我祇二字。與祇攪祇字同音支。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

如錐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
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
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
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
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荀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毛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孔疏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
注云壎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釋樂云大壎謂之跗音呼孫炎曰

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小者如雞子。釋
樂文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箎以竹
為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小師注：鄭司農云：箎七孔，益不數
其上出者，故七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
雞，以詛射穎。攷叔者，緘即豕也。茲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
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
盟。詛之法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
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
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

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攷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緘，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緘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

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殺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柶、苜。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殺。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麟按輯錄周禮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此一說。○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過往而或為將來。盟詛皆坎性。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而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

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釋文域一名射工。

孔疏洪範五行傳云域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云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舍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大全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橋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以篇
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
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
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也。悔
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
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
也。

六帖。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一見彎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兵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說通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說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矣。計暴公之為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某章為疑。某章為諷。某章為責。失詩意矣。章中胡逝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

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譖○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
指○斯○之○何○事○未○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譖○之○反○側○使○
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
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必○不○來○而○願○望○其○來○皆○設○為○依○
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後○提○平○素○相○與○以○窮○
之○堦○筮○以○謀○國○言○此○便○是○如○貫○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
之○事○必○有○所○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即○
指○此○事○也○未○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姜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遺說，而被官刑為菴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此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歸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嚴緝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麟按：埤雅，錦文如貝孔，疏錦而連貝，知為貝之文也。注似從孔氏。貝大者或至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杯槃，故可與小文為對。水中介蟲，介言甲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此也。哆，後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造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釋文：哆，說文云張口也。

蘇傳：哆，侈皆張也。

嚴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麟按：謀集傳叶謨，悲反。魯詩世學莫皮切。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有條理貌，皆通。翩

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輯錄解頴曰：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

麟按：信集傳叶斯人反。魯詩世學音新。古義真韵。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儼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說通舊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過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大舍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好草皓韻天人真韻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成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孔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于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于昊天、自制其罪。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

輯錄界付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般使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

大金東萊呂氏曰：好賢如緇衣二句，記緇衣文。

麟按：豺虎有北等，亦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第，孔疏一段最是。

下四句語氣不必側重有吳。○集傳首四句以者謀虎為韻者。

叶掌與反。謀叶滿補反也。五六句以食北為韻，北讀如迫也。七

八句以受吳為韻，吳叶許候反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披

宮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

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說慶者。

疏義。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加者出其上也。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典。

六帖徐士彰曰。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裨於人耳。

麟按。從楊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猗子作。

詩裨益則其意尚伏于言外以賓主語互足也敬聽又是另轉
意興亦在四句截○作為此詩從我說教而聽之從彼說故六
句不可作一貫○丘集傳叶法奇反字彙又叶牽奚切○眠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易兌四交漢有丘匪夷所思同古義支韻

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
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卷伯之倫○其意亦謂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

而日見之空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
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
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麟按：遭讒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讒。晦翁本不甚
信。後說末章注又曰：譖始微者，而將及大臣，此偶沿古解
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
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

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疏義風雨相須所以興維予與女也

通解末二句在興外

六帖維風及雨言風發而雨繼之

麟按集傳子叶演女反古義語韵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鄭箋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嚴緝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姦郭璞云姦暴風從下上

也頽暴風從上下也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講意有風便有頽亦見周旋不舍之意興意亦到四句止

麟按集傳懷叶胡隈反古義仄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茂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此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惟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

然猶無不茂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

小怨乎或曰興也

麟按首二句始大德中二句始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不屬興也或說非是○集傳姜叶於回反怨叶韻未詳然六帖以菟姜怨為韻則魯詩世學怨叶於隈切者亦或有據也但字彙無攷○古義亦叶仄韻從魯詩世學○古義又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姜也妙要亦本孔氏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氏勞苦，孝子不得終
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此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
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麟按：興必有始，應然後作轉。此無始，應即轉，故另轉同而興。此
異也。若此詩將注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今乃不
得其養，等意，再衍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
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始樣補入則

為改此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聞膠柱調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此也。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痒病也。

嚴緝：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郭璞曰：無子者，故曰牡。

敵。○詩人此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此舉蔚以言

蒿之麤大耳。

○餅之聲矣。維壘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資於罍而罍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孔疏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蘇傳餅小而罍大使餅至于罄者罍之恥也。

嚴緝鮮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

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

既義併以泄之。彙以蓄之。二者交相賴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以併比父母以彙比子但恥其相資之義而不恥義於併彙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併喻周以彙喻晉亦不恥小大之義也

通解重子為父母所資上

麟按集傳以叶舉里反與恥為韻也然麟意即以矣叶耻似直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蓄皆養也。拊、拊循也。育、養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因、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真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呂記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通解此章極言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劬勞勞瘁之意。鞠字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而壘山謝氏亦曰：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此可想也。及觀孔疏曰：

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則又明白而無疑矣。拊拊循也。疏義曰。史記拊循。其氏劉執中曰。恐其驚也。則拊之。是也。鞠畜雖同訓。而意却不同。畜謂乳哺之也。長者謝氏曰。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是也。育覆育也。孔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而煦嫗之。覆近而愛育也。禮記所云。煦嫗覆育。皆是也。顧旋視也。孔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謝氏曰。父母行而見不隨。則回顧之。是也。復反覆也。嚴氏曰。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斡舍。是也。腹懷抱也。謂父母於子。不能一時斡舍。或出或入。無往而不懷抱之也。

古義。鞠。膏。育。復。腹。屋。韻。德。極。職。勸。○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

麟按。汪欲報之以德。又小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汪則德屬子。似古義較勝。卷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鄭箋。民莫不穀。言民皆得養其父母。

疏。義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

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慶、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大全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平、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啼、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奕慕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哀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

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咏者，如陟岵、鵲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鵲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歲

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言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慕義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饜，籩食有棘，棘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興也。饜，滿籩貌。餐，熟食也。棘，曲貌。棘也。以棘為也。所以載鼎肉。

而升之於俎也。砥礪后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饑蓋殮。則有掇棘也。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嚴緝牋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陵縣西南。

麟按有饒四句。亦反興。以不平興平。不直興直也。無深意。禮盛黍稷。珍食者。曹氏曰。人且則食飯。夕則食殮。蓋以水洗飯。

是也。雜記吉祭及賓客之也。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也。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謂牲之半體也。長三尺。○典禮亦只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俱承周道言之也。餘訓滿則不平。棘訓曲則不直。今周道既平且直。未改其初而盛衰頓異。是以悲也。○特牲。右人於鼎北也。肉左人於鼎西。載諸俎。○禮書也。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也。有牲體之也。有跪也。有喪也。三也。以棘。喪也。以素。雜記曰。杞以素。長三尺。喪也。或曰五尺。三禮圖又云也。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以據注牲體之也。又禮書云。詩于角弓。兕觥皆言其

觥于天畢與也。皆言有棟則也之制。非樾然也。蓋按圖長而下斜潤如俗馬蹄刀然。○疏義造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共視者曰君子小人互文見義耳。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能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能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

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麟按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於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憂而病。承公予也。好。大全。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罷。袖。詩。緝。董氏曰。卷。織。者。集。傳。東。叶。都。郎。反。空。叶。枯。郎。反。與。霜。行。為。韻。也。來。叶。六。直。反。咳。叶。訖。力。反。則。與。采。薇。杖。杜。一。例。

○有冽沈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席。

終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孔疏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也。李延曰：水泉從側出，名曰沈。穫讀如穫稻之穫。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疏義以愛物之心興愛人之心。○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惜之人，而致顧望之詞也。○六帖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

言息。

麟按上下各四句。一正一反之詞。此又與一體。○集傳載亦叶節力反。與不輸爾載同也。古義薪人真韵。載息職韵。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之人也。祭祭、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卑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孔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邦非在朝之人也

呂記王氏曰私人之子試于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貴也

嚴緝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為官僚

輯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麟按此章亦上下各四句為一截上對說下就西人申說也舊

作上是賦役不均下是羣小得志亦通○集傳來叶六直反服

叶蒲北反為一韵裘叶渠之反試叶申之反為一韵字彙服又

叶蒲北反。音勃。寤寐思服。之子無服。采采衣服。侯于周服。俱同。
裘又叶渠之反。音奇。錦衣狐裘同。試又叶申之反。音詩。古義來
服。職韻。裘試支韻。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豉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韜韜長貌。璫璫也。漢天河也。豉隔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
星波然如隔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溱。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鞞鞞而不以為長。

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
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勗哉亦惟勗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
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
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麟按周禮酒正辨曰飲之物三曰漿疏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
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則是漿薄于酒也故豐
城朱氏亦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又青青子佩不言佩色也則
此鞘鞘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綬者以此詩自不以為長而上言
困已盡天藻以下皆無聊然望寄託之詞○古義璿通作瑞鄭

云以瑞玉為佩。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昞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昞，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孔疏車兩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欲開也。言開。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啟明。康續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康。○又東方有啟。蕞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揅然而長者在天之異也。後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之用乎。

歐義雖有啟明長康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

嚴緝李曰。啟明即是太白也。長康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康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康星。

疏義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

麟按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者猶云皆謂金星也蓋金星止一無兩星耳據孔疏則啟明長庚并不必實是金星之名今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謂長庚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實非一時竝有偶然對待言之也載施之行只承天畢孔疏理會亦妙○報章毛傳曰反報成章然按上章注報我即當從注也○或只云報答我仰望之意○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

形此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勿疑。○康集傳叶古即反。吾吳中方言固然。古叶七陽八庚亦本轉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柯乃亦若助西。

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麟按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四星。二為璣。二為舌。已見前卷伯註。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大

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慈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
怨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也

呂記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疏義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予遭禍則
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
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

麟按予集傳亦叶演女反古義語韵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遘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遘之也○秋日淒

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将何所遘歸乎哉

鄭箋具猶皆也

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

呂記東萊曰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

疏義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

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察同

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

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

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

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疏義曰、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

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

憾同故以起興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廣為殘賦、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賦、則誰之過哉。

呂記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嚴緝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疏義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麟按如上說以不變炤變可知炤不可知而意雙關然變為意較重莫知者歎辭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暗指王言○集傳尤叶于其反古義走韵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疏義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者相反對而為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

王何其不我有哉。

講意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右乎江漢矣。若謂江漢有南

國則反了不可依。

麟按識有說義云。猶顧念也。然愚意只是記憶之意。○集傳有

亦叶羽已反。古義紙韵。○據說義則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章

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俱反興也。

○匪鶉匪鳧。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鵠，鵬也。鵠亦鵠鳥也。其飛上薄雲漢，經鮪，大魚也。○鵠鳥則能翰飛戾天，鰲鮪則能潛遊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釋文：鵠字或作鵠。

孔疏：說文云：鵬也。從教而為，教字異於鵠也。鵬之大者，又名鵠。孟康：漢書音義曰：鵠，大鵬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麟按觀輔注則六義非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

○山有蕨薇。陞有杞楨。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櫞也。楨。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山則有蕨薇。陞則有杞楨。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說義以則託物為無義之興。○棟。音色。中為車輞之中。去聲。輯。錄輞車之牙。即輶也。考工記注。輶。牙也。以為輪之周。杞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通解。患害之逢。無地可逃。但能發摠哀痛之情於歌詞之間。而

已

麟按集傳哀亦叶於希反。古義支韵。禮書考工記言凡揉牙則牙揉木為之矣。六分其輪崇其一以為之牙圍。則牙圍尺一寸矣。牙亦謂之固。亦謂之渠。亦謂之縣。行澤者反縣。行山者反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說約卷十五終